



院藏清代頭飾所蘊含的草原傳統

■ 張文玲

本院目前推出的「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有多件文物散發出濃濃的草原色彩，適巧，2017年8月筆者參訪內蒙古，看到多件內蒙古地區徵集之清代蒙古族頭飾，以及近三十年來考古出土文物，與院藏清代頭飾有相當多相似之處，因而興起撰作此文之念，試圖從歐亞草原文化傳統的角度，審視院藏清代頭飾所蘊含的草原傳統，及其從中發展出的地域時代特色。



圖1 清 皮鑲銀嵌珊瑚飾頭箍 故雜46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內蒙古皮鑲銀嵌珊瑚飾頭箍 呼和浩特市綏遠將軍府陳列室展出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4 科爾沁蒙古已婚婦女頭飾 取自蘇婷玲、陳紅編著，《蒙古民族服飾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168。



圖3 清 科爾沁整組蒙古婦女服飾配件 內蒙古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從黑海到內蒙古的歐亞草原，自古以來，有著眾多的民族部落生存其間，雖然各地區的服飾及其配件在不同時代及地區皆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貌，而各異其趣。然而有趣的是，不論政治、時代如何變遷，在各個地域因時因地制宜之下所製作出深具地區特色的服飾配件上，依稀可見那千年以來不變的傳統與偏愛，亦即對黃金與寶石的鍾愛，以及對飛禽的尊崇。以下將以歐亞草原出土文物為依據，試圖探討院藏清代〈皮鑲銀嵌珊瑚飾頭箍〉（額帶）、清道光〈嵌青金石金鈎〉、清〈皇貴妃夏朝冠〉、清乾隆〈金鑲東珠貓金石嬪妃朝冠頂〉等，所

蘊含的草原傳統。

一、額帶與金鈎

本院目前展出的「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中，一件清代婦女戴於額間的〈皮鑲銀嵌珊瑚飾頭箍〉（圖1）引起筆者對滿蒙頭飾彼此間密切關聯的注意，其因源于筆者2017年8月在內蒙古的考察，見到位於呼和浩特市清代綏遠將軍府陳列室中，數件與院藏〈皮鑲銀嵌珊瑚飾頭箍〉相似的清代頭飾（圖2），頭帶上都是以珊瑚為主，其他寶石為輔的裝飾，且頭箍兩末端也各結一繫帶。此

外，在內蒙古博物院所陳列的整組清代科爾沁蒙古婦女服飾配件上（圖3），也看到了兩條類似的額帶。

在這整組的科爾沁蒙古婦女服飾配件上，除了兩條嵌珊瑚松石額帶外，其他的一對蜻蜓簪在結構與造型上與院藏清嘉慶銀鍍金、珍珠、黃水晶、碧璽、翠羽蜻蜓簪非常相似。科爾沁蒙古已婚婦女頭飾（圖4）與院藏清代頭飾如此相近，其原因應與科爾沁部與清朝關係密切有關。科爾沁草原，地處內蒙古東部，大興安嶺南坡，松遼平原西端，歷史上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撒爾的領地。今科爾沁部屬哈撒爾後裔，是最早與滿洲貴族接觸的蒙古部，不但誕生了十幾位皇、后妃，還有十幾位清公主下嫁到科爾沁部。¹其中最富盛名者為康熙皇帝的祖母孝莊太皇太后（1613-1688），博爾濟吉特氏，她是貝勒博爾濟吉特·布和之次女，年僅十三嫁給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為側福晉。或因當時滿蒙一家的歷史背景，致使現存兩地之頭飾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額前束綁一條額帶似乎是草原文化的一個古老傳統，《續漢書·輿服志》注，胡廣曰：「北方寒冷，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此即抹額之濫觴。」抹額，也稱額帶、頭箍。自古以來生存於歐亞草原上的各個民族，對頭飾都非常講究，特別是婦女的頭飾，大都絢麗多彩，其裝飾手法多樣，飾品亦華麗奪目。其頭飾可粗分為頭冠、帽以及點綴裝飾額頭的各種飾物。兩百多年以來，考古學家發掘了上千個從黑海到內蒙古歐亞草原地區的墳塚。經過對這些出土文物的比對研究，發現廣大歐亞草原上，從古至今在不同的族群間，持續著共通的頭飾傳統。以下將歐亞草原分為西、中、東三個地區，分別檢陳出土文物數例，以陳述此傳統的發展與演變。

（一）西部歐亞草原（黑海地區、烏克蘭南部草原）

早期西部歐亞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存年代大約是從西元前七世紀持續到西元前四世紀，在此期間內，黑海北部草原地區和北高加索山前地帶所出土的武器、馬具、服飾的組件、文物裝飾上所呈現的動物風格，以及其他如：鏡子、銅鍍（銅鍋）、陶器等物質文明顯示，在這個地區內的各民族文化，彼此間存在著許多的相似性。約西元前八至七世紀間生存於黑海北岸，從伏爾加（Volga）河下游，即庫邦（Kuban）地區至聶斯特河（Dnister），今黑海北岸與烏克蘭地區的騎馬民族被稱為「斯基泰」。雖然我們至今對於西元前七世紀至西元三世紀，將近一千年時間裡，住在黑海北部地區的斯基泰人還有很多謎團，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從人類學上來說，斯基泰是屬於歐羅巴人種，而其語言是屬印歐語系「古伊朗語」。

1971年在黑海北岸 Dnepropetrovsk 地區 Ordzhonikidze 附近的 Tolstaya Mogila 墓葬內出土了一件華麗的金製胸飾（圖5），年代約在西元前四世紀中葉。胸飾正中上方紋飾，為兩位斯基泰男士相對跪立，共同縫製或整理一件羊皮衣。其中位於左邊的斯基泰男士，長髮捲曲下垂，額前綁有一條額帶，其打結的額帶尾端隱約見於頭後方。（圖5-1）

大約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前二世紀之際，黑海地區的草原世界發生了一個轉變，那就是：與斯基泰屬相同族系的薩爾馬特族（Sarmaten），將其牧區遷移至黑海北部的草原地帶，並打敗了原先住在黑海北部草原地區的斯基泰民族，大部份的斯基泰民族被併到薩爾馬特族，只有很小一部份的斯基泰人退居到黑海北部的克林姆（Krim）南部。²最近人類學的研究顯示，薩爾馬特族具有歐洲及東亞人的容貌特色。而「薩



圖5 約西元前4世紀中葉 斯基泰金製胸飾線繪圖 胡進杉繪 原圖取自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387.



圖5-1 〈斯基泰金製胸飾線繪圖〉局部 縫製羊皮衣的斯基泰男士 胡進杉繪 原圖取自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393.



圖6 西元1世紀 薩爾馬特女祭司服飾復原圖線繪圖 局部 張文玲繪 原圖取自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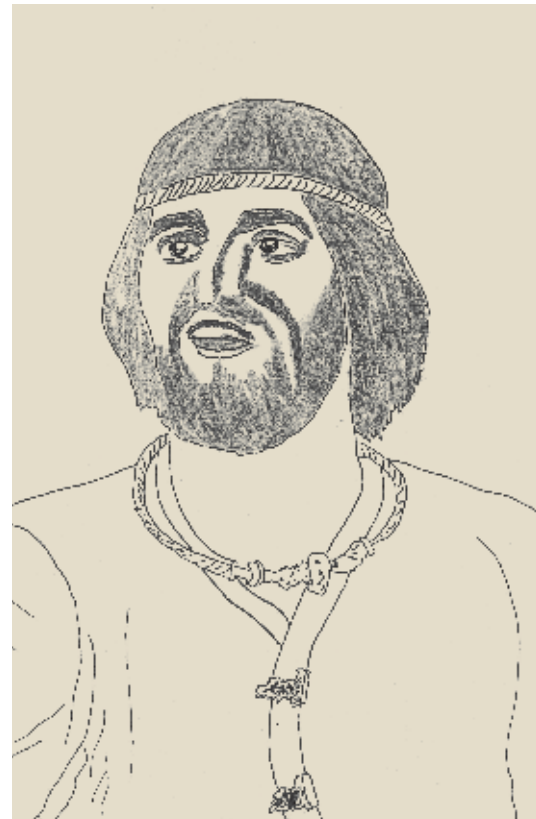


圖7 西元1世紀後半葉 薩爾馬特首領Inismeus服飾復原圖線繪圖 局部 張文玲繪 原圖取自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217.

爾馬特族」此一名稱包括了名為 Alans、Aorsi 和 Roxolani 之部族，這些部族都說東伊朗語，也保留了早期伊朗文化信仰。³ 這表示伊朗語系民族以及早期伊朗文化在古代歐亞草原世界裏，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古代黑海草原地區的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成為祭司，許多西元前四世紀，埋有豐富陪葬品的女祭司墓葬被發現，這些墓葬的特點在於：埋有製作精美的金製頭飾、用來裝飾桿子上端的裝飾物、石頭製的碗、刀子和鏡子等陪葬品。類似的墓葬內容也出現在 1974 年基輔考古研究院在烏克蘭西南部 Bug 河西岸所發掘的一座薩爾馬特墓葬中，當地人將此墓葬稱為「Sokolova Mogila」，意為「鷹塚」。墓葬中有直徑 15 公

分的銅鏡、各種穿戴於身上的金飾、木碗、大理石容器、銀製湯匙等陪葬品，據此推測墓主可能是一位年約 45-50 歲的女祭司，墓葬年代約在西元一世紀。由於這座墓葬沒被盜過，因此能完整復原墓主的衣著服飾（圖 6），從復原圖及考古報告中得知：這位薩爾馬特貴族婦女佩戴以半寶石裝飾的抹額，⁴ 額間的裝飾是整體服飾的一個重點。

1984 年考古學家 B. I. Lobaj 在烏克蘭西部 Porogi 村落附近 Vinnica 發現了一座沒有被盜過，保存完整的薩爾馬特首領墓葬，由於在幾件陪葬品的上面看到了類似印章的符號，依據這些印章上的符號而推測墓主就是薩爾馬特首領 Inismeus。這位首領的錢幣於西元一世紀（60-

80）鑄造於希臘位於黑海北岸的殖民地 Olbia。據此可推測此墓的年代應在西元一世紀後半葉。考古學家根據 Porogi 墓葬陪葬品以及其他發掘而復原了薩爾馬特首領的形象（圖 7），從復原圖上可明顯看出薩爾馬特貴族額間戴了一個頭箍。⁵

（二）中亞至兩河流域——安息銀幣

根據德國考古學院前任院長，現任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總裁 Prof. Dr. Hermann Pasinger 的研究，中亞薩迦族與黑海地區斯基泰民族之間的文化，除了服裝、武器相同之外，在手工藝品上所呈現的動物風格也有相同之處。上述有關抹額的草原傳統，亦見於現存為數眾多的安息王銀幣上，例如一件可能為米特伊達梯一世（Mithridates I）安息王的銀幣。（圖 8）與西漢王朝有過往來的安息王國，乃由游牧部落聯盟的首領阿沙克斯一世（Arsakes I）於西元前 250 年前後於今伊朗所創建，「安息」國號的由來，很可能即音譯自其創始者 Arsakes。安息王米特伊達梯一世及其後的法提二世（Phraates II）（139-128 BC）和米特伊達梯二世為安息王

國的真正開創者，此三位王將安息的國勢推到鼎盛之境，疆域西以幼發拉底河為界，與羅馬對峙；東抵印度河流域，與康居、大月氏相接。或因此之故，米特伊達梯二世錢幣上出現了「王中之王」的銘文。米特伊達梯二世及法提二世二位安息王都大量發行錢幣，在大夏西部發現了大量的安息幣。在阿富汗北部黃金之丘（Tillia Tepe）的六座貴霜貴族墓葬內，發現了五枚錢幣，其中三號墓出土的安息銀幣，正面是一位長了鬍鬚的安息王的側面半身像，背面為一位坐著的射手，其向前伸的右手拿著一支弓。銀幣上圓形排列的希臘銘文顯示，此幣是在安息所造，為安息王米特伊達梯二世（Mithridates II, reigned 124-88 BC）之銀幣。⁶（圖 9）雖然現存為數頗多的安息王米特伊達梯二世銀幣，其上所示安息王的面貌不盡相同，但在多數銀幣上皆可清晰看見安息王米特伊達梯二世額前綁有一條額帶，其尾端於頭後方打結垂下。此外，在額際至腦後頭髮下方，有一圈看似以圓珠串連起來的頭箍，這顯示安息王額前應是有著兩圍額飾，這與科爾沁蒙古已婚婦女佩戴兩圍額帶（見圖 4）的審美旨趣有類似之處。



圖8 西元前1-2世紀 安息銀幣 銀幣正面為米特伊達梯一世國王半身像線繪圖 張文玲繪 原圖取自http://kavehfarrokh.com/parthians/klaus-schippmann-the-arsacid-dynasty/，檢索日期：2017年9月18日。



圖9 西元前1-2世紀 安息王米特伊達梯二世銀幣線繪圖 胡進杉繪 原圖取自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Leningrad: Aurora-Kunstverlag, 1985), 191.



圖10 戰國 匈奴貴族金冠飾 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阿魯柴登匈奴墓葬出土 內蒙古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0-2 〈匈奴貴族金冠飾〉之冠頂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0-1 〈匈奴貴族金冠飾〉之額圈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三) 東部歐亞草原 (內蒙古地區)

草原民族的額前頭飾，若以首飾的質材與佩戴方式來分，或可細分為束在額前的皮質巾

飾，即額帶；有以梳篦插在所梳髮髻的正面，以為額前裝飾；也有套在頭頂而垂吊於額頭上的珠飾串；以及以整個金屬圈套在頭額之上的

頭箍。

1972年位於鄂爾多斯高原，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阿魯柴登的匈奴墓葬，出土了戰國時期的鷹形金冠飾。(圖10)此件匈奴貴族金冠飾由鷹形冠頂和金冠帶組成。鷹高6.7公分，冠帶直徑16.5-16.8公分，重1211.7克。額圈由三條半圓形金條榫卯插合而成，上有浮雕臥虎、臥式盤角羊和臥馬造型，中間部分為繩索紋。(圖10-1)冠頂為厚金片錘打而成的半球體，上面

浮雕有狼羊互鬥的圖案，邊緣呈花瓣狀。冠頂中央傲立一隻展翅雄鷹。鷹身由金片做成，鷹的頭部、頸部用綠松石做成。整個冠頂構成了雄鷹傲立於狼羊相互撕咬的生動畫面上(圖10-2)，充分顯示了草原文化特有的動物風格造形藝術。

一件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徵集的漢代〈鑲寶石金冠飾〉(圖11)，其圓形金條彎成的頭箍外圍，裝飾了一整圈由金製花朵、葉子、卷



圖11 漢 鑲寶石金冠飾 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徵集 內蒙古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1-1 〈鑲寶石金冠飾〉局部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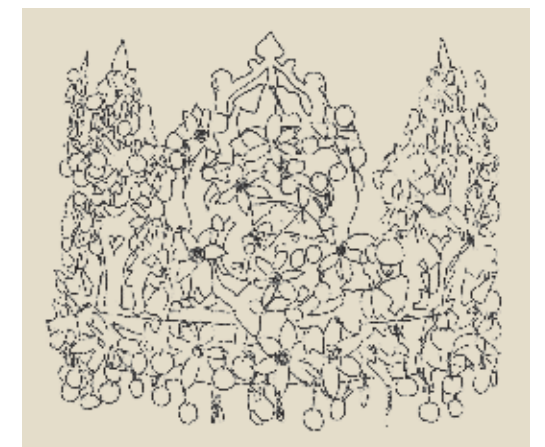


圖12 西元1世紀 貴霜頭冠線繪圖 阿富汗北部黃金之丘6號墓出土 張文玲繪 原圖取自V. I. Sarianidi, *Baktrisches Gold*, 12.

鬚以及寶石組合而成的花卉飾帶（圖 11-1），其造型紋飾不似匈奴鷹形金冠充滿了草原氣息，然與一件西元一世紀屬早期貴霜王朝的頭冠風格近似。這件出土於阿富汗北部黃金之丘六號墓的貴霜頭冠，由一條金箔帶與其他花卉紋飾所組成，整個皇冠上擠滿了以金箔作成的花卉紋飾。（圖 12）該如何詮釋這兩件出自不同地區，但時代相近，同樣以花卉紋飾所裝飾的頭冠呢？漢代〈鑲寶石金冠飾〉就其徵集地的歷史地理位置而言，烏蘭察布市位於內蒙古中部，在西漢疆域最鼎盛時期，位於西漢與匈奴的邊境地區，很可能仍屬匈奴佔據之地，亦即草原與農耕文化相互交流之處。而出自黃金之丘六號墓的頭冠屬貴霜王朝文物，印度貴霜王朝為草原民族中的大月氏所建，在文化上受到希臘化大夏王國文化影響。⁷此二件頭冠或可視為草

原民族在與農耕定居文化接觸下，結合了固有草原傳統與鄰近定居文化的影響，所做出的新式樣頭飾，而花卉紋飾或許正是一世紀前後，草原絲路與綠洲絲路地區所共通流行的裝飾紋樣。

東部歐亞草原出土的頭飾，除了頭箍外，還有其他多種裝飾額頭的方式，以下二例出自內蒙古兩處遼代墓葬出土物。1994年在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東沙布日台鄉西南 12.5 公里處的寶山遼代墓葬裏，發現了總面積近百平方公尺的精美壁畫，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幅為畫於二號墓石室內北壁的〈誦經圖壁畫〉（圖 13），畫中貴婦正聚精會神展經閱讀。不論此幅壁畫的內容為單純的「誦經圖」，還是反映了楊貴妃與她的寵禽「雪衣娘」的故事，在此想談論的是畫中貴婦的頭飾。根據〈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

畫墓發掘簡報〉中的描述：「貴婦雲鬢抱面，所梳髮髻的正面上下對插兩把髮梳，佩金釵。」⁸貴婦前側兩位侍女及身後一位手捧淨盆的侍女皆有著與貴婦相同的頭飾（圖 13-1）。簪釵的式樣雖較為單一，但由於插戴很多，卻也金光閃閃、華麗動人。發掘報告中指出：「頌經圖中盛裝女子，容貌豐潤，髮型講究，著寬大袍，由如唐代仕女畫翻版。」⁹在髮髻上插幾把梳篦，雖流行於盛唐，但如赤峰寶山遼壁畫上，在所梳髮髻的正面，上下對插兩把髮梳的風格，似乎非唐代常見的梳篦裝飾手法。畫中上下對插的兩把髮梳，雖非額帶或頭箍，但在裝飾效果上，類似裝飾於髮髻與額頭上的雙條額帶。內蒙古寶山的遼代壁畫上有「天贊二年」墨書題記和契丹小字碑。「天贊」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年號，「天贊二年」即西元 923 年。寶山二號墓的下葬時間應略晚於一號墓墓主，約在 923 年之後不久。¹⁰此壁畫地域位於大漠草原，年代與唐朝滅亡相去不遠，畫中人物造型雖有著濃厚的唐代風格，但人物頭飾還是呈現出草原民族以各種飾物裝飾額頭與髮髻的審美傳統。

草原民族常見的額上裝飾，還有垂掛於額頭上的珠飾串。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一條腰帶，由九塊鑲金銅扣飾及一個長方形素面鑲金銅穿環組成（圖 14），腰帶的頭端與尾端銅扣飾皆飾以胡人對舞的浮雕畫面，其餘七塊鑲金銅扣飾則為胡人吹奏各式樂器的畫面，每塊銅扣飾上吹奏樂器的胡人皆額頭繫珠帶，

肩披飄帶，盤坐於蓮花式地毯上。¹¹（圖 14-1）額頭繫珠帶是草原民族常見的額上裝飾，也是流傳久遠的頭飾傳統，除了上述為數相當多的安息王米特伊達梯二世銀幣（見圖 9），以及吐爾基山遼墓出土腰帶之外，額頭繫珠帶的頭飾至今依舊使用於內蒙古境內的酒店接待人員、博物館及旅遊景點的解說人員的頭飾上，圖 15 所示為位於內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境內定遠營，著現代蒙古服裝，額頭繫珠帶的解說人員，足見草原頭飾傳統一直留存至今。

循此草原傳統，筆者以為，清代后妃所戴之金約，即草原頭飾傳統中的頭箍，是一種佩戴在額頭上的裝飾品，其佩戴方式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高宗孝賢純皇后朝服像〉以及〈孝莊文皇后朝服像〉。院藏清道光〈嵌青金石金約〉（圖 16），高 2 公分，外徑 23.5 公分。此金約由十二節雕花金托連結而成，金托外圍



圖13 遼 誦經圖壁畫 寶山遼代墓葬石室北壁 內蒙古博物院展出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3-1 〈誦經圖壁畫〉局部 展經閱讀的貴婦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4-1 〈腰帶鑲金銅扣飾〉局部



圖14 遼 腰帶鑲金銅扣飾 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內蒙古博物院藏 內蒙古博物院李少兵研究員提供



圖15 今內蒙古阿拉善盟境內定遠營解說員服飾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鑲嵌以條狀青金石，兩節金托之間鑲繫絲金雲和東珠各一，共計十二顆東珠鑲嵌其上。《欽定大清會典》記載，皇貴妃、貴妃金約「飾東珠十有二」。據此，院藏清道光〈嵌青金石金約〉應為皇貴妃、貴妃所戴。歐亞草原地區的頭箍，或因時因地的需求不同，或受周遭文化的影響，致使造型與風格各異，而各現獨特的時代與地域特色。然而，廣大歐亞草原上的貴族頭箍，始終保有著草原千年不變的最愛，那就是金與寶石的搭配。東珠產自中國東北白山黑水之地，乃清代皇室的龍興之處，因此東珠更成了皇室展現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清代后妃所戴之金約，其裝飾手法是在草原世界金與寶石搭配的傳統上，加上了東珠，而顯示了滿族草原貴族頭飾的地區特色。

二、冠頂裝飾傳統

出土於鄂爾多斯高原，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的戰國時期匈奴金冠，其展翅立於冠頂的雄鷹（見圖 10-2），鷹身中空，由金片做成，通體刻飾羽毛紋飾。鷹的頭部、喙與頸部以綠松石作成，其鷹眼以小金塊鑲入，勾點出銳利的鷹眼。頭與頸分開，中間夾放了花邊金片以為裝飾。鷹的頭部、頸部與鷹體串連以金絲，鷹尾與鷹體分兩段製作，中間用金絲連接。如此的精心設計，令人遙想當年匈奴王走動之際，冠頂的雄鷹頭尾擺動，栩栩如生之態！

此件匈奴藝術精品，其造型特色完全符合古代歐亞草原藝術「動物風格」特色中的：1. 以雄鹿、貓科動物和猛禽作為藝術的造型主題；2. 單獨呈現一種動物的全身。以此「動物風格」特色作為冠頂



圖16 清 道光 嵌青金石金約 故雜0047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例尚見於以下之考古遺存：出土自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Pazyryk）二號墓，定年於西元五世紀後半葉，由木頭與皮革做成的一隻鹿，以及陝西神木縣出土戰國晚期的「金怪獸」，¹² 上述二例在年代上與阿魯柴登出土的匈奴金冠相近。這樣的冠頂裝飾傳統例證，可再上推至西元前七世紀，南西伯利亞 Tuva 地區出土的陪葬品。德國與蘇俄考古學家於西元 2000 到 2002 年間，在 Tuva 所發掘的 Kurgan Aržan II 五號墓，為男女雙人葬。對於墓主服飾的復原，德、蘇雙方學者所繪出之復原圖在細節上不盡相同。若依據蘇俄家者 D. Pozdnjakov 所繪復原圖（圖 17），則男墓主的帽頂上方裝飾了五隻以厚金片做成的動物造型紋飾，其中的一隻便是站立於帽頂的鹿。（圖 17-1）這四個例子顯示：生存於東部歐亞草原的民族有以草原世界所喜愛的動物——鷹與鹿作為冠頂裝飾的喜好與傳統。

據上述草原傳統中對猛禽的崇拜與喜好，或可以理解遼代貴族婦女所戴鑲金銀冠上的鳳鳥紋飾。一頂徵集於內蒙古的遼代〈鑲金銀冠〉（圖 18），其正面飾以兩隻對飛的鳳鳥（圖 18-1）；而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鑲金高翅銀冠〉（圖 19），冠面亦飾以一對鳳凰。（圖 19-1）兩件遼代鑲金銀冠上的鳳鳥紋飾造型可能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但其運用於冠飾之中，這是符合草原頭飾傳統的。

院藏清乾隆〈金鑲東珠貓睛石嬪妃朝冠頂〉（圖 20），高 16 公分，繫絲冠頂，蓮瓣型托座上盛金鳳二隻，頂鑲嵌棕褐色貓睛石一顆，金鳳前腹及尾羽嵌飾大小東珠十一顆。另，院藏清〈皇貴妃夏朝冠〉（圖 21），冠頂以三隻金鳳上下相疊而成，金鳳以金繫絲製成，上下之間隔以東珠；黑絨斜頂的圓冠頂面覆蓋紅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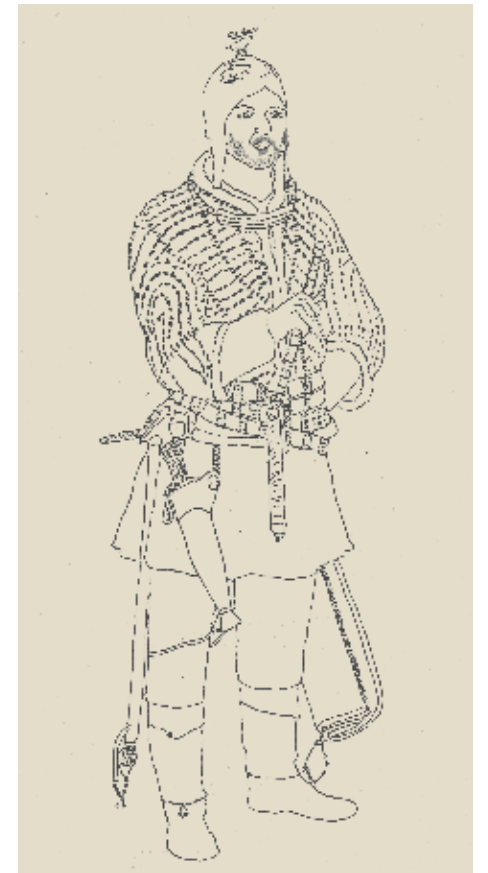


圖17 西元前7世紀 南西伯利亞Tuva地區Kurgan Aržan II 5號墓墓主服飾線繪圖 張文玲繪 原圖為蘇俄學者 D. Pozdnjakov 所繪，取自 Preservation of the Frozen Tomb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UNESCO, 2008),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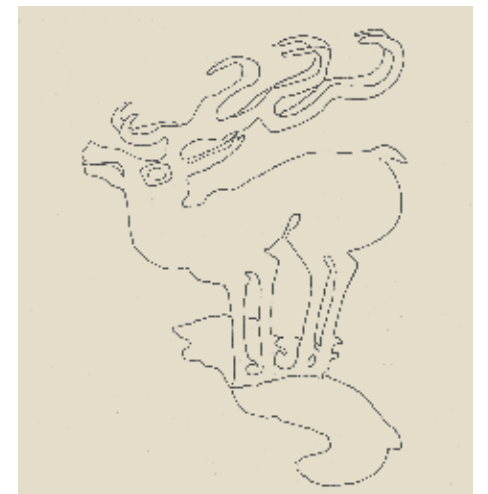


圖17-1 西元前7世紀 南西伯利亞Tuva地區Kurgan Aržan II 5號墓墓主頭飾金鹿線繪圖 張文玲繪 原圖取自 Preservation of the Frozen Tombs of the Altai Mountains, 24.



圖18 遼 鑿金銀冠 徵集 內蒙古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9 遼 鑿金高翅銀冠 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陳國公主墓出土 內蒙古博物院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8-1 《鑿金銀冠》局部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圖19-1 《鑿金高翅銀冠》局部 作者攝於2017年8月

絲緯，七隻密嵌珍珠的金鳳綴於周邊；鳳尾向上開展如屏，每隻金鳳尾翅上飾小東珠二十顆；依《皇朝禮器圖式》所載，本件朝冠應屬清代皇貴妃在正式上朝時所戴的冠帽。這頂皇貴妃夏朝冠的用材主要是金與東珠，與少量的貓睛石和珊瑚，符合草原民族傳統中對黃金與寶石的鍾愛。從草原傳統的觀點看來，將金鳳置於嬪妃朝冠頂上，應可理解為：滿族本其草原傳

統，對猛禽所呈現出的一種崇拜與喜好。同屬草原民族的滿清皇室，在入主中原之後，時刻提醒滿人不忘國語騎射的根本，院藏清代嬪妃朝冠頂與貴妃夏朝冠，似乎正反映了清皇室以此深具草原傳統的頭飾來彰顯其不忘本的精神。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圖21 清 皇貴妃夏朝冠 故雜0019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清 乾隆 金鑲東珠貓睛石嬪妃朝冠頂 故雜0048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塔拉，《走向輝煌——元代文物精品特展》（呼河浩特：內蒙古博物院，2010），頁29。
2. Hermann Parzinger, *Die Skythen*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oHG, 2004), 66.
3. Ann Farkas, "Filippovka and the Art of the Steppes," in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ed. Joan Aruz et al.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4.
4. Galina T. Kovpanenko, "Die sarmatische „Priestn" aus der Sokolva Mogila," in *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Schleswig: Archäologisches Landesmuseum, 1991), 221, 226.
5. Aleksandr V. Simonenko, "der linkshändige Sarmatenfürst von Porogi und die vornehme Dame aus dem Nogajcik-Kurgan," in *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215-217.
6. 有關安息的歷史，詳張文玲，《古代中亞絲路藝術探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頁21-22。有關阿富汗北部黃金之丘出土的安息銀幣，詳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95-96、158-161。
7. 有關印度貴霜，大月氏與希臘大夏之間的文化交流，詳註6，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頁147-180。
8. 齊曉光等，〈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1期，頁88。
9. 相關發掘報告以及將此畫解讀為楊貴妃與其寵禽「雪衣娘」的故事，請詳：吳玉貴，〈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頌經圖」略考〉，《文物》，1999年2期，頁81-83。關於唐與契丹在民族與文化上的關聯，請詳：（日）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222-230。
10. 吳玉貴，〈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頌經圖」略考〉，頁81。
11. 謹此對內蒙古博物院李少兵研究員所提供此銅帶飾之內容描述以及圖片資料表由衷之謝意。
12. 上述古代草原冠頂裝飾傳統之圖片與分析，請詳：張文玲，〈秦文化的草原色彩——以戰國晚期金怪獸為例〉，《故宮文物月刊》，399期（2016.6），頁66-73。